

蘇雙珀石選集

華星出版社

蘇雙珀選集

筆墨出版社

苏双碧选集

苏双碧 著

华星出版社出版发行

发行人：许滔滔

(香港北角英皇道 351—353 号银辉中心 20 字楼 A 室)

1993 年 8 月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962—489—102—8

定 价：HK \$ 50 圆 ¥28.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蘇雙碧近照

前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理论界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一段时间里文化、学术、理论都得到繁荣和发展。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也是写作学术、理论文章较多的时期。先后发表过二百多篇文章和出版过十多本专著。但是，我并不是某一学科的专业工作者，近二十年间，我一直从事记者和编辑工作。从1974年起，我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做理论宣传工作。写文章搞学术研究，大多要用业余时间，起早贪黑，大约也是因为这样，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一本集子，我起了一个书名《朝夕集》，有读书写文章只争朝夕的意思。不过，说明这点，目的并不是要说明我的勤奋，而是想说明于历史研究，于理论探讨，我并不是专家学者，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业余爱好者。当然，这并不否认，由于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知识是我的一技之长，它可以吸引着我的思路。对有些历史问题以及有些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就会有兴趣去思考。我喜欢思考问题，也喜欢写文章，一有所得，便进一步搜集史料，便加以论证，写成文章。所以，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属于历史专业，即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当然，由于职业关系，还有一部分文章是为配合当时形势写成的政论性文章，以及通讯报道和散文、杂文等方面的文章。但是，真正下过一点功夫、思考一些问题的，还是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

这个选集共收入三十九篇文章，其中史学理论文章13篇，史学论文15篇，有较大影响的政论性文章5篇，缅怀和祝贺前辈史学家的文章6篇。选编理论学术文章的标准，主要是自己认为是有

点新意,有点独到见解,可以对读者有点启发或可以让他们提出质疑的。说实话,几年来,文章一篇一篇写下来,发表之后,就很少再去看它,更谈不上会去认真琢磨它。通过这次选编我才把大部分文章都重新翻阅过,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能给自己留下印象的,也是这些有点新的见解的文章。例如,在收入有关太平天国史的文章中,对太平天国的主要领袖人物,我曾经从总体上论述了十三个人,写了十二篇文章(其中林凤祥、李开芳合写一篇),但收入本选集的只有论述李秀成和罗大纲的两篇。《论洪秀全》一文写作从结构到论点都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但选集没有收入,而收入了有关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中的实际作用和洪秀全死因考辩两篇。尽管这两篇文章分量不及前者,但立意较新,史学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引起读者的争论和思考。而有关论述石达开的文章,也只收了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覆灭的历史考察和对曹卧虎献计的看法。这是因为,前一个问题史学界争论较多,我的看法增加了这一讨论的一个歧异点。而曹卧虎历来被认为是因为他出了馊主意才导致石达开覆灭的蹩脚谋士,我一反这种看法,而认为恰恰是石达开不认真听取曹卧虎献策才导致全军覆灭的。这些看法,论者尽可以批驳,甚至推翻,但毕竟是我从诸多有关史料中引出的一种见解。所以,我珍视它,把它收入其中。

史学理论近年来在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诸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关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以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等等,都进行一些新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尽管在这些问题上论者意见还有较大分歧,但这些讨论对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却是有益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对于我国历史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曾经有过一段很长时间,历史研究中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以阶级出

身划线,严重影响了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几年来,这些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我参与了这些讨论,也先后发表过几篇有关的文章。选入本集子的这些史学理论文章,大多是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进行探讨,力求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有个较全面较准确的理解和运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和中国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史料,避免生搬硬套,或把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教条化、公式化。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史学研究方法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成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历史科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由于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理解和运用不当,史学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史学工作者都能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联系本国的历史实际进行认真的探讨,对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会起到有益的作用的。

我长期搞新闻工作,办报纸、办杂志,除了撰写上述学术、理论文章外,也写了一些政论性的文章,这里择要收入五篇。其中《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因为是首起为吴晗的“海瑞罢官”平反,当时在国内外产生过强烈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为这篇文章出了单行本。这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我对时政的思想主张和观点。收入其中,只想以此历史的轨迹作为自镜而已。

最后一组是收入我缅怀、祝贺老一辈历史学家丰富业绩的文章,由于我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不论是在北京市历史学会,还是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都是为史学界服务的,结识了不少老一辈史学家,他们的治学态度,工作方法,以及诚恳热情的为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出自内心崇敬他们。在这里收入六篇文章,作为我

对这六位史学前辈的怀念和敬意。也作为我对其他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致意。

上面谈了我先辑这本集子的意图。至于文章的水平 and 观点是否正确,只有让读者公断、品评。由于水平所限,文章存在着疏漏、失误之处在所不少,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苏双碧

一九九三年三月
北京沙滩

目 录

前言	(1)
1、历史规律和史学方法	(1)
2、关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22)
3、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	(49)
4、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科学的关系	(73)
5、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特殊性	(91)
6、前资本主义的史学方法简论	(114)
7、实事求是评价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方法	(132)
8、历史遗产批判继承新探	(147)
9、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170)
10、“百家争鸣”和发展历史科学	(188)
11、关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9)
12、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226)
13、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中的四个层次五种力量	(253)
14、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	(271)
15、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	(290)
16、论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	(309)
17、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中的实际表现	(321)
18、洪秀全死因及遗诏考辨	(334)
19、关于石达开大渡河畔覆灭的历史考察	(343)
20、略谈曹卧虎献策和石达开败亡的关系	(362)
21、安庆失守前后陈玉成的军事得失	(372)

22、论李秀成的功与过	(397)
23、论前期太平天国的杰出将领罗大纲	(428)
24、林凤祥李开芳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	(448)
25、李贽思想新探	(465)
26、林则徐禁烟代表历史的进步趋向	(483)
27、胡适学术思想概述	(511)
28、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518)
29、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527)
30、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 ——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542)
31、解放思想 勇于探索 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十周年 ..	(550)
32、关于开展“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	(561)
33、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历史评价 ——为翦伯赞先生学术纪念会而写	(572)
34、从铭刻在心的印象说起 ——关于《吴晗传》	(587)
35、学术界的朋友和战士 ——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	(594)
36、渊博笃诚 和蔼可亲 ——祝贺罗老学术研究六十周年	(604)
37、渊博·严谨·求实 ——为李埏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而写	(614)
38、痛悼黎澍同志	(622)

历史规律和史学方法

这里所说的史学方法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在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历史发展规律的被揭示;在历史研究中就又存在着怎样对待规律,认识规律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把历史发展规律当成公式,随意套用,还是把规律当成线索,进一步去探索和阐明,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并弄清楚的问题。

历史规律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之后概括出来的,它的被认识和揭示,有过一番曲折的历程。在古代史学家和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中,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多次寻找过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曾经指出历史是有规律可寻的,并认识到历史是一个整体。然而,由于没有先进的理论武器,他们找不到历史的内在联系,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发展规律便被揭示出来了。因为,这个历史规律有着明显的无产阶级党性特点,即证明历史发展总趋向,将出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于是,大部分资产阶级史学家出于阶级利益的局限,转而产生了害怕规律和不承认规律。英国历史学家费舍在《欧洲史》一书中断言:“我看到一个接一个的突然事件,犹如一浪接着一浪;我只看到的只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对于这种事实不能进行概括,因为它是唯一的;我只看到一个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可靠的法则:历史学家应当承认在人

类命运的发展中的偶然的和不可预知的意外事件。”^①在他看来历史是没有任何规律可遵循的，这种观点至今仍然支配着大多数资产阶级史学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使史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变革，它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列宁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进一步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但论证了历史毕竟是有客观规律的，而且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这之后，进步的历史观是和认识历史规律紧密联系的，而历史研究方法重要的内容是运用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在研究过程中进一步阐述历史发展规律并就某些总体和局部性的史学专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因此，历史发展规律和史学方法也就是有密切关系的了。下面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论述：

^① 见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267—2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页。

一、历史规律的基本含义和功用

历史规律一般来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历史发展规律,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揭示过的规律,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指导线索;二是指相异的历史现象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历史研究者可以从零碎的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找出它的规律。这里我们要探讨的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发展规律是宏观的命题,它只反映总的历史趋向和线索,而不一定和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直接的联系。所谓大的历史趋向,是指诸如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共同起作用的内在因素,如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规律等等。因此,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只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却不能代替历史研究的结论。对于每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要花大力气去研究,才能说明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究竟揭示了那些历史发展规律,都包括那些内容?

我以为,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条基本内容:第一、历史的进程是受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

基础来解释”^①。物质生产是历史进程的基础，用生产力发展状况来说明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也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出发点；第二，任何历史现象都有它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生的、进取的力量总是要战胜旧的、落后的势力。根据这个原理，马克思揭示了各个不同社会形态更迭的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 如果如某些论者所阐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那么，“古代的”当指古代罗马一类的奴隶社会，而“封建的”显然是指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这样，马克思一共谈到四种社会形态，并指出这是“演进的几个时代”。“演进”的飞跃阶段，实际上是取代，即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第三，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③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由此引申出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上面三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主要内容，这些规律的被揭示，历史便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那么，历史发展规律被揭示，对于社会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即它的社会功用和社会价值是什么。其一，自此以后研究历史便有规律可循，其探索问题的方向和目的才是明确的。其二，历史规律的被揭示，对人类理解现实也会起到重大的作用。当人们认识这些规律以后，便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8页。

可能自觉地去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向,站在时代的前端,推动历史前进。因此,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去认识世界,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必然性,这就鼓舞着广大无产阶级去为实现这个取代而英勇奋斗。同时,人们用认识历史规律的思想去看过去的历史,从逆向的方法往前追索,便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再往前看,还有一个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以及原始社会。这样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就呈现出一条非常清楚的线索,这是在历史发展规律被揭示之前所无法做到的。可见,历史规律的被认识,它所产生的社会功用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但可以认识过去,还可以预示未来。

二、历史规律不是现成答案

那么,有了上述这些规律之后,历史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者应如何对待这些规律。如上所述,资产阶级学者大多数不承认历史有发展规律,尤其不敢承认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趋向,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可以先不去谈论它。这里想着重探讨一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研究者应如何对待和运用历史发展规律。我想,首先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然后用唯物主义方法去分析历史和研究历史。这里有个态度问题,即是否充分认识到,历史发展规律的被揭示,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它只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如果只会背诵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内容,而不认真掌握研究、分析史料,简单用经典作家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来套史实,企图从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重大曲解。对此,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

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这是因为历史存在着许多特殊性,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阶级斗争环境,其中完全相同的历史条件,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其性质却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在历史上,是找不到完全相同的质和相同的量的历史事件的。

况且,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是有时代特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某些历史观点是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的,不去充分理解,而随便套用到中国历史研究当中来,那是教条主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生活在欧洲,当时欧洲资产阶级正在对外扩张,而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往来,限于交通条件,亚洲大陆和欧洲的往来还很不方便,欧洲人对亚洲的历史还很少有较全面的了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时,主要是根据欧洲的历史资料,至于印度和美洲的历史资料都是间接获取的,而且也极其有限,中国的史料涉猎到的更少。显然,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不可能对全世界各国历史进行过全面的研究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美特》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过:“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②马克思、恩格斯重新研究的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而且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恩格斯的这种说法应当是十分中肯的。在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建立一种革命理论,必须花去全部精力和心血,他们不但要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去,而且还要亲自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分析,对市民社会的各阶层的政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433页。

向进行观察,然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所掌握的历史动向和社会实际资料经分析研究上升为理论。因此,他们对历史的总结和重新研究都是为建立这种革命理论服务的,诸如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以及对巴黎公社历史的总结;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都是为了证明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的必然规律;同时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而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研究,除了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外,还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进行了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的研究是作为建立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的。他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工作。可见,研究中国历史是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的。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研究不具备指导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且已经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理论武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花大力气地进行研究和重新探索,便会得出符合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的结论的。

方法好比一座桥,是人们从此岸到达彼岸的必经之路。史学研究要从对历史事件单个的零星的直观认识到达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就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方法。当然,在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历史时,还是要付出巨大的劳动的:其一是要切实地掌握理论武器,辩证地运用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其二是要详细占有材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前提,没有史料根据,光有理论是不可能得出切合实际的历史结论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